

“普罗”第三与巴托克第二

——听朗朗从录音棚产生的最新 CD

◆ 林 达

郎朗携手西蒙·拉特尔的柏林爱乐，录制普罗科菲耶夫和巴托克的钢琴协奏曲新片，于10月8日在国内发行(右图)。郎朗与拉特尔首次合作是在2004年，演奏的是“柴一”。在往后的几年中，两人一同演出的机会更多，彼此在艺术造诣上的习性、风格则已知根知底，甚至毫无秘密可言了。本次再度操刀，拿下两首如此繁重的作品。

普罗“第三”、巴托克“第二”，都是钢琴文献中出名的难作。不但对演奏技巧要求苛刻，而且需具备充足的经验应对乐团配合。从以往看来，一直会认为这两首作品更适合在现场演奏，因为其中不乏让钢琴家去即兴发挥的空间。历史上能留下英名的影音资料也均来自现场，如安达·威廉·卡佩尔、阿格里齐等人，至今依然如此。郎朗作为临场发挥欲望极强的钢琴家，面对这两首作品，竟然选择走进录音

室，这看似不在情理之中，但却给我更大的好奇！

听完后发现，郎朗与拉特尔的柏林爱乐果然配合紧密，不愧是磨合十年，已是珠联璧合的态势。音乐上的每一个细节都雕凿细致，一环扣一环。尤其是巴托克“第二”，钢琴与乐团在层次勾画上显然用心设计过，柏林爱乐对音乐本能的敏感性以及高质量的发挥，让郎朗在钢琴上如鱼得水，拉特尔就像操控了智能电脑，处理着巴托克庞大的数据库，而郎朗则用自己独特的鉴赏力读取这些数据，并与自己的演奏合为一体。这一过程，他们必定是演练多次后造就，是打磨后的结晶，这也恰恰是“录音室”独具的魅力。如是在现场听，定会更关注巴托克，也包括普罗科菲耶夫塑造出的那些疯狂的技巧，其余则容易忽略；如不是顶尖乐团，也极有可能沦为伴奏，就是有瑕疵也会被忽略。这

些问题在本张唱片中一概被杜绝。

郎朗的普罗“第三”更值得一提，似乎这部作品就是为他而著。他对乐谱进行了精心的布局，不同于他的现场演绎，仿佛把自己积累起来的动机与灵感做了尽可能的筛选，把自认最有说服力的部分灌录成碟。他的诠释很独特，与以往任何一个同曲版本大不相同，更多体现在触键精度与节奏变化上，也会像一位探险家一样寻找一些不被人重视的音乐线条。对郎朗而言，如果现场是呈现灵动乐思的摇篮，那么在录音室里，从演奏到后期制作，他则像一位导演，炮制了一部好莱坞大片，关键在于其唯一性。听他的演奏，脑海里可浮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虚拟世界。我突发奇想，冒出自己钟爱的两部影片《黑客帝国》与《盗梦空间》，某些场景片段会不经意间出现在意识之中。郎朗演奏中的“指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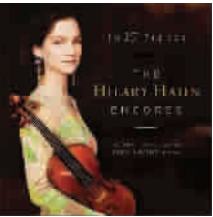


使他成为这个帝国梦境的主导者，巡游其中，从而乐此不疲。

在前不久的采访中郎朗表示：“希望这张唱片能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我觉得，要成为经典并非容易之事。以前的钢琴家弹某些作品，过了几十年，依然还被敬仰，成就永恒。郎朗一路走来，被誉为当今琴坛极富感染力的钢琴家，这与他多年来与诸多世界顶级指挥家合作以及他自身的音乐悟性无法割舍。此次与拉特尔合作录制的这两首作品，标志了他演奏生涯的新高度。然而，音乐探索之路依然久远，若干年后对待音乐的态度，或许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过，郎朗始终极为自信地告诉世界，他已做好了准备！

新碟速递

希拉里·哈恩的小品



DG 小提琴家希拉里·哈恩一直对当代音乐兴趣浓厚。她曾在个人主页公开征集为小提琴与钢琴创作的时长五分钟以内的小品，用以音乐会的加演。最终她从收到的近500首小品中选出能让自己产生共鸣的27首结集录音，其中不乏如美国的詹姆斯·纽顿·霍华德、乌克兰的沃尔维斯特罗夫、英国的图纳吉、澳门的林品晶等多位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音乐家的作品，这些风格迥异的小品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为哈恩的独奏会增添出诸多返场曲目。

阿巴多的舒曼



DG 在舒曼最具浪漫主义气质的《第二交响曲》中，阿巴多与莫扎特管弦乐团以细腻的音色变化传递出丰富的情感。之后的两首序曲同样被处理得极具对比性，就像是舒曼笔下的约瑟比乌斯与弗洛列斯坦。

死神与少女



索尼 当巴什梅特二度录制舒伯特的《阿帕乔尼奏鸣曲》时，并未像往常那般以钢琴伴奏，而是与莫斯科独奏家乐团合作。中提琴与室内乐团间的对话，听来更细腻、精致。同样，原本为弦乐四重奏而作的《死神与少女》在此也以马勒配器的弦乐团版本给人别样的感受。

严煊

哈萨克斯坦首都建歌剧院 中亚地区最大首演阿蒂拉

◆ 詹 湛



■ 阿斯塔纳歌剧院开幕大戏《阿蒂拉》

大利的故事。一方面看，威尔第的这个题材再适合阿斯塔纳的情境不过了，因为古匈奴人曾大规模分布于哈萨克斯坦一带。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次饰演主角阿蒂拉的是曾获格莱美奖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艾尔达尔·阿布德拉扎科夫，而著名的“俄国沙皇”瓦列里·捷吉耶夫则担当指挥。这两个人选充分反映出，曾是独联体中第二大经济体的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每一个去过哈萨克斯

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人们都能够真切感受到，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无处不在，由于俄罗斯裔的哈萨克人很多，加之两国的经济关系密切，所以俄语似乎已代替了哈萨克斯坦语，成为了当地人更重要的交流工具。此外，哈萨克斯坦民间的音乐、服饰及许多生活方式都已高度地“俄国化”了。因此，有人预测，新揭幕的阿斯塔纳歌剧院或将成为俄罗斯文化未来汪洋恣肆于欧亚大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

孙静：文学硕士的提琴缘

◆ 陈秀英



■ 孙静

来自北京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孙静，本月13日晚，将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一场名为《阳光之约》的中小提琴名曲独奏音乐会。这也是她开启全国巡演的第一站。届时，童自荣、刘广宁、梁波罗等艺术家，将作为嘉宾出场助阵。

在此次独奏会上，孙静将在青年指挥家张亮率领的上海爱乐交响乐团的协奏下，为观众献演耳熟能详的《梁祝》，具有浓郁俄罗斯风格的格拉祖诺夫的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格林卡的《鲁斯米兰与柳德米拉》等重量级作品。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孙静，师从于著名小提琴家林朝阳教授。她还接受过中国一代小提琴演奏、教育家盛中国教授的悉心点拨。多次与吕思清等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同台献艺。她曾以优异的成绩步入中国青年交响乐坛，还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孙静5

曲子反复练习得滚瓜烂熟而已。虽然，琴技上有量变到质变之感，但这种练习我倍感枯燥。直到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随着对音乐越来越多的积累，我开始对音乐有了新的、一定深度的感悟。打那后，我才真正主动要想拉好琴。因为琴声能承载我的喜怒哀乐，能表达我的所有心绪，宣泄我难以倾诉的情感。我的小提琴，就像一个心有灵犀的朋友，甚至不亚于我的恋人，可以说是我生命的重要部分。

如此痴迷小提琴的孙静，流淌在她心底的琴声，当然能使人感受到音乐的温暖和催人奋进的力量。

作为文学硕士的孙静，她曾发表过许多音乐教育论文和有影响的乐评，并刊登在国家级的期刊杂志上。去年她又偶尔涉足影视，与任达华共同主演了《加油，勃拉姆斯》。正因为孙静有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她的琴声中有很强烈的画面感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最近正在举行校庆60周年活动，一系列演出教学与讲课中，客席教授、著名大提琴家、指挥家吴和坤关于贝多芬大提琴作品的大师班令人瞩目。据悉，大提琴声部举行这样的专题教学大师班，本市专业音乐院校迄今还未曾有过。因此，除了附中的学生，大学部的学生也来旁听，甚至上海专业乐队的大提琴同行和外地球院同行也有人来听课。

吴和坤教授说：“在大提琴领域，贝多芬是个非常重要的作曲家。虽然他没有专门为大提琴写协奏曲，但他的五部奏鸣曲和三首变奏曲，以及他的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三重协奏曲不但在他不同时期的音乐创作风格上，并且在演奏技术上对我们是极大挑战。”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教学普遍偏重浪漫主义作曲家的作品，我们也曾学习贝多芬的一两部奏鸣曲，但往往是一个乐章。这次是第一次把贝多芬所作的8首大提琴作品完整地讨论和学习并公开系统地表演，对学生是很大的考验。”

大师班共6天，每天上课6小时，总共14个学生参加，最小的学生才10岁，由吴教授单独授课，其中还包括学习巴赫6首前奏曲。吴教授事先设定了大师班使用的乐谱版本，还专门作了一个有关弓法和指法运用逻辑的讲座。

“这些学生都非常有才能，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集中地学习这些作品。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完全理解贝多芬的这些音乐，但我深信这次机会对他们今后的音乐发展有重要意义。贝多芬是我们音乐家一生要学习的，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室内乐练习。在这些作品中，钢琴不再是伴奏，而是处于同大提琴平等的角色。”

对于贝多芬这样一位不朽的作曲家，吴教授说：“我们还没有能力真正来感受和认知他，这还不止限于大提琴，对于他的所有其他作品也是如此。我们经常衡量一位小提琴家，是看他如何演奏贝多芬的协奏曲；衡量钢琴家，看他如何演奏32部奏鸣曲；对于指挥家，贝多芬的9部交响乐则是唯一的试金石，一些有抱负的音乐家常等到黄昏之年才敢演奏和录音，并以成败来检验自己的能力。贝多芬‘人类平等博爱’的哲理合乎我的思想。通过指挥他的交响乐和演奏他的室内乐，使我对贝多芬大提琴作品有了全面的认识。”

吴和坤教授目前是苏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吴教授曾在上海附中和大学先后学习10年，为他接下来的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留学法国，拜学于法国大提琴泰斗让·德隆门下，深得大提琴演奏精髓，又在美国获终身教授之职。近年经常受邀在上音或附中上大师课。像这样集中一个专题的大师班，不仅在吴教授是第一次，对上音附中也是第一次。由于反响热烈，学校希望今后能有计划地组织类似专题的课程。



■ 吴和坤

『贝多芬是我们音乐家一生要学习的』

◆ 沈次农